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三十三回 假艾虎受害悲後喜 真蔣平遊戲死中活

且說姑娘為什麼說他叫艾虎？皆因說他住臥虎溝，不敢說姓沙，周圍三五百地，沒有不知沙員外無兒的，自己一想，不如提出艾虎哥哥的名字倒好。將飲到三杯酒，就暈倒在地。媽媽進來一笑：「上了媽媽的道兒，就是該媽媽的錢。」進來衝著秋葵一看說：「好小子！你不哼了？」過去把包袱打開，淨是紅綠的衣服，釵環鑄串，連弓鞋都有。媽媽說：「這是我女兒的造化。」正瞧之間，院子裡問：「媽呀，又作這傷天無理的事哪罷！」媽媽說：「上了我的道，那前輩子該我的錢，你進來瞧來罷。」姑娘進來說：「瞧什麼？」媽媽說：「頂好的個相公，教他這個醜小子要了他的命了。」姑娘乳名叫蘭娘兒，一身的本事，會高來高去之能，躡房躍脊的工夫，是九頭獅子甘茂之女。此處地名叫做娃娃谷。

列公，你們看書的，眾位看此書，也是《七俠五義》的後尾，可與他們先前的不同。

他們那前套還倒可以，一到五義士墜銅網，淨是糊說。銅網障口稱是八卦，連卦爻都不能說得明白，故此餘下此書，由銅網障說起。列公，請看書中的「情理」二字。他那個書上也有君山，這書上也是君山。君山與君山不同，眾公千萬不可一體看待。

閒言少敘。就說這娃娃谷婆婆店這頭，倒還有一到、二到、三到，一回與一回不同。

蘭娘聽了「相公」二字，一看鳳仙，不覺的心一動，想自己終身無靠，看此人不俗，終身配了此人，平生情願，便問：「媽呀！看這個相公怪可憐的，你拿水來灌活了他罷。」

媽媽不肯，蘭姑娘苦求。婆子有氣：「他要活了，問我因何害他又救他，我說什麼？」

蘭娘說：「你就說是親戚。」婆子問：「他問什麼親戚，我何言答對？」姑娘說：「我的媽媽好糊塗！」這個「媽媽好糊塗」，是打宋朝興的。婆子說：「呀！我明白了。怪不得人說『女大不留，留來留去反成愁』。孩子，我灌活了他，他要是娶過親事，難道說你還給他作個二房不成？」姑娘說：「那這裡的那麼巧呢！」「那麼姑娘，你就取水去罷。」取了水來，用筷子把鳳仙的牙關撬開，把涼水灌將下去。

不多時，甦醒過來，問道：「媽媽，方才我這一陣是怎麼了？」媽媽說：「相公，我先問你件事，你定了親了沒有？」鳳仙一怔，暗道：「我是女兒之身，定什麼親事？」

說：「尚未定下親事。」媽媽說：「阿彌陀佛。」鳳仙說：「我沒定親，他怎麼念佛呢？」媽媽說：「你沒定下親事很好，我有件事情合你商量商量。」鳳仙說：「媽媽有話請說。」媽媽說：「我有女兒在那邊站著哪，頗不粗陋，情願許你為妻，大概料無推辭。」鳳仙一睜，那邊站著個姑娘，鵝黃絹帕罩著烏雲，玫瑰紫小襖，蔥心綠的汗中，雙桃紅的中衣，窄窄的金蓮一點紅猩相似，就是沒有看見桃花粉面。鳳仙暗想：「他們這是個賊店，給我蒙混藥酒喝，必是被這姑娘瞧見，是姑娘主意，將我灌活。丫頭，你錯瞧了，咱們兩個人一個樣，怎麼好？」推辭說：「有了。媽媽快些住口，想你少爺乃是宦門的公子，豈肯要你這開黑店的女兒。還不快些住口！」媽媽說：「如何？你瞧，他有這手沒有？他罵咱們娘們哪！」姑娘說：「好野男子！媽呀，我將他捆上，交與老娘就是了。」袖子一挽，一躍身軀，過來將打。鳳仙一見，也就一閃。二人交手，乾媽媽在旁看定，連連喝彩。

不多時，鳳仙要取。緣故白晝打上衙門，又騎了一天的馬，又勞乏，又受了蒙混藥，灌過來功夫不大，四肢不隨和，又是小腳穿著男子的靴子，很不利落，怎麼會不輸。一失招，就教蘭娘兒一腳踢躺下，「咕咚」一聲，倒於地上。乾媽媽過來拿了繩子，四馬攢蹄捆將起來。蘭娘一笑：「憑你有多大的本領，也敢同姑娘動手？媽呀！你殺？我殺？」媽媽說：「我殺。」就把鳳仙的刀拿起來要殺。蘭娘兒道：「媽呀，你殺他，可問他，別教他後了悔。」媽媽說：「好丫頭，你瞧瞧，你這個還了得麼？」來在鳳仙面前說：「生死路兩條，可要你想明白點。」鳳仙自忖：「我若一死，輕如蒿草，我們的天倫什麼人去救？再說秋葵也就活不了咧。不如暫且應了此事，連自己的性命也都保住了。我雖是女兒之身，乃提的是艾虎哥哥的名字，我這事應承，只當是與艾虎哥哥定下門親事。」說道：「媽媽不用殺我，我這事應承了。」媽媽說：「這不是明白的嗎？」

蘭娘說：「媽呀，可教他留下點東西。」媽媽說：「喲，孩子，你去罷，我比你懂的。」

遂解開綁。鳳仙抽了抽身上的塵上，過來與媽媽見禮。媽媽說：「喲！姑老爺！歇著罷。」

可不是我說哪，咱們這親事是妥了，你多少得留下點東西。」鳳仙點頭，隨即過來一看，自己包袱依然打開了，算好沒有丟東西。拿出一塊碧玉佩，交與媽媽作為定禮。可巧這物是北俠給他的，焉知暗裡是定他的定禮，鳳仙自己不知。

列位，前文說過，此書與他們不同。他們是鳳仙走路時節，假充未過門的女婿。眾公想情，他是千金之體，他若知道配了艾虎，他豈肯充艾虎的名字？此事乃是北俠與沙龍暗地說明，放定時就是這塊碧玉佩。還是北俠當面給的，作為是初會見面的禮兒。秋葵背地裡還不願意哪，抱怨北俠說：「給姐姐，不給我。」如今就將這玉佩，又定了蘭娘兒。

媽媽接了定禮，鳳仙問道：「岳母到底是姓什麼？」媽媽說：「姑老爺，有你岳父的時節，姓甘叫甘茂，外號人稱九頭獅子，有本事著的哪！我的女兒就是跟他學的。」

鳳仙問岳母：「我這個從人怎樣？」媽媽說：「這裡有半碗涼水，灌下去就好。姑老爺，你灌他，我去備辦點好酒飯來你用。」鳳仙說：「很好。」媽媽出去。蘭娘沒走，在院子裡哪，說：「媽呀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把上房屋內那個瘦鬼也救了他罷。今日將瘦鬼殺了，血跡漂蓬，大為不利。」媽媽說：「我恨他合我玩笑。」蘭娘說：「得，你行點好罷。」

鳳仙將秋葵灌活。秋葵一問怎麼個緣故，鳳仙就把自己從前細述了一遍。秋葵先有氣，後來一聽給艾虎哥哥定下親事，也就罷了。

忽聽上房屋中「碰擗碰擗」的聲音，好似擗牛的一樣，哎喲哎喲的亂嚷說：「姑爺，快過來勸勸罷！」又聽到說：「哈哈！你四老爺終日打雁，教雁啄了眼。」仍然又打。

你道蔣四爺因何到此？上院衙安放古瓷壇之後，奔晨起望。至晨起望問明大眾，智爺詐降君山已成，自己奔五柳溝。天氣太晚，誤走婆婆店。至娃娃谷，婆子往裡一讓：「天氣不早，別越過住宿。」蔣爺問：「有上房嗎？」婆子說：「有。」蔣爺到裡面，進上房落坐，說：「媽媽貴姓？」說：「我們姓甘。」蔣爺說：「原是甘媽。咳，你是誰的甘媽呀？」婆子說：「本是姓甘，你願意叫我甘媽。」蔣爺說：「我這個歲數叫你甘媽？巧咧，我也姓甘。」婆子說：「怎麼你也姓甘呢？尊字怎稱呼？」蔣爺說：「我小名老兒。」婆子說：「原來是甘老兒。喲，你是誰的甘老兒？」蔣爺說：「你願意叫我甘老兒。怎麼你張羅呢？去罷，你們當家的哪？」婆子說：「去了世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守了寡了，我也守了寡了。」婆子說：「你是爺們，守什麼寡？」蔣爺說：「我們內人死了。我守的是男寡，你守的是女寡，何苦這麼彼此守寡？有那麼著，咱們兩個人作一個。」婆子說：「瘦鬼，你要老成著些才好。你還要說什麼？」蔣爺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作了親家，你的歲數比我小，你是個小親家子。小親家呀！我也不喝茶，給我擺酒，你陪著我喝。」羞的婆子臉紅，他本不能玩笑。蔣爺是專好玩笑。這一玩笑不大要緊，自己幾乎性命之憂。婆子把酒端來，把燈點上。蔣爺讓婆子吃酒，婆子連理也沒有理，就出去了。蔣爺笑道：「小親家，你別急呀！」蔣爺端起酒來，細細的察看，怕有緣故。

又聞了一聞，酒無異味，酒無異色，方才敢喝，媽媽知曉甘茂在生時節獨門的能耐，會配返魂香，自己造薰香盒子、蒙汗藥酒。別人的蒙汗藥酒發渾，有味氣，斟出來亂轉。

他這個無有，也無異味，也無異色，也不亂轉。蔣爺喝下去，翻身撲倒，躺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婆子進來說：「瘦鬼不玩笑了罷？」正要結果性命，自己先將大門關上，可巧正是鳳仙、秋葵到。這時作了親戚，蘭娘講情，婆子拿水灌活，反倒讓蔣爺踢倒，

騎上婆子亂打。婆子嚷叫：「姑老爺！」蔣爺知道必有餘黨。

鳳仙進門一瞧，訝道：「啣！原來是四叔，姪男有禮。」秋葵也說：「姪男有禮。」

蔣爺一怔，住手起來說：「你們怎麼到這裡來？」婆子嚶啞了半天，說：「你認的我們姑老爺嗎？」蔣爺說：「怎麼會不認的呢？他是你什麼人？」回答：「我們姑爺。」蔣爺說：「他怎麼是你們姑爺呢？他叫什麼？」鳳仙使了眼色。婆子說：「他叫艾虎。啊，不是嗎？」蔣爺說：「是，對對，是。艾虎，衝著你們親戚，便宜你罷！你也衝著你們親戚，給我們點好酒喝罷。」婆子說：「便宜你。」隨即去取好酒。

蔣爺問：「二位姪女是什麼緣故這般打扮？」二位姑娘就把天倫被捉，打在囚車，鬧公堂，追趕天倫，誤入婆婆店，受蒙汗酒招親，說了一遍。蔣爺說：「你天倫不怕，你智叔父如今假降君山，他必知道，他就獻了。你們明日奔金知府那裡，找你們乾姊妹去。」鳳仙點頭。婆子到，把酒擺上，大家同飲。婆子問：「你到底是誰？」蔣爺說出自己的名姓，婆子方知他是蔣平。姑娘問：「四叔往那裡去？」蔣爺說：「上五柳溝請柳青。」婆子問：「就是白面判官嗎？你們怎麼認識？」蔣爺說：「是我盟弟。」婆子說：「呀，你可是我把姪了！」蔣爺說：「你是我把孫。你可找我玩笑哇！」婆子說：「他是我徒弟，還是小徒弟呢。大徒弟雲中鶴魏真，是個老道；二徒弟是我娘家的內姪，小諸葛沈中元；三徒弟是柳青。」蔣爺說：「九頭獅子甘茂，是你什麼人？」媽媽說：「是我去世的亡夫。」蔣爺說：「這就是了！」婆子說：「提起都不是外人，奉懇與我們作個媒人罷。」外邊有人叫門。不知來的是那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